

小說組 佳作

● 袖晴 ●

三月天總是這樣，中午還異常悶熱，汗水咬在皮膚上渾身發癢，一近黃昏便又感覺冽風颼颼，衣不蔽體的荒。然除了乍暖還寒的怪天氣，這日子原是沒有風瀾的。


週五，五點，麗君正從裁縫店離去，推門時風鈴禁不住地響，尚有一種夏日降臨的錯覺。隔玻璃向女人揮揮手，她將挽起的長袖放了下來，揪著袖緣揚高甩了甩，袖口圈起昏灰的色隱隱約約的，眼看要變天了。

騎上摩托車平房林立的市郊道路，風一下把裁縫店裡渾日的花露水香吹的乾淨。她單手穩住油門，另一隻手將衣服掩的更緊了些。這風真是要命，稍微一不注意就大鑽漏子，從各個孔隙滲透敵營，將整件衣服撐得如同肉包，整個身子白白吞進更多的冷。

打哆嗦的時候心也跟著哆嗦起來。她暗想，郁郁那孩子個性粗心，會不會又把外套丟在學校抽屜？眼下她這件大衣有跟沒有似的，他要是不仔細點，等會可沒有多的衣服穿。不過也真怪自己糊塗，作為母親，要載孩子應該多帶件衣服。

但很快她又想了起來，今天是禮拜五啊，輪到廷哥接送，今晚孩子也就睡他爸那兒，不必她操心。可，可是廷哥會記得給郁郁帶外套嗎？還有校門口旁的蔥油餅攤，應該先買半張加辣椒醬，郁郁下課了肯定餓。哎，孩子他爸開車呢，哪裏怕冷。兒子都國中生，餓了自己會講。

迎面的風將眼鏡表面刷上一層灰塵，她只得將安全帽的護



鏡拉下，卻發現鏡面也是髒污一片。她試圖伸手抹去，但也只是徒勞無功。

與廷哥分居前，她的腦袋建立了千百種給郁郁的說法，有坦承有掩飾，也有謊話，但是想得越多，可行的說法就越少。她深知什麼「爸爸媽媽還是一樣愛你」根本就是笑話，就像父親所說的：妳媽會在天上守護妳的一樣可笑。

愛怎麼可能輕易地擺在傷害前面呢？

最後她好像只是說：爸跟媽因為某些理由，必須要分開住，郁郁可以常來找媽。

廷哥要是知道她這些心思，又會一臉語重心長告訴她：多想想妳自己就好，照顧自己，讓我安心。

總之還是先回去吧。

宿舍群建成已逾三十年，當初為了成衣廠的女工能專注於工作上，東寶股份的張姓老闆資金拓的爽快，成排方盒子似的平房連日趕期成墩墩地聳立，要好更要快。待搞工地的大小漢子完事撤去，整區宿舍粉藍的雪已然儼實雅緻，花園內噉唇的桔梗花與百合相親相吻，看過去嬌嫩一片。如此少女尋夢的好去處自然引起好一波青春匯流的風景，如潮川百流般請魚入甕。

如今成衣廠雖然健在，規模卻小了很多，宿舍供過於求，放著實在可惜，便翻修後釋出空房容外人租賃。

「限女」兩個字，那是唯一的限制了。

側身擠進兩平房間的防火巷，她避著身子閃過牆瓦剝落的一裂裂灰白。開鎖，開門，開了燈，開了窗，都是隻手能解決的事。本來唯有做菜是不易的，如今也輕簡起來。盛水，開火。她待在新買的時鐘前剝去芹菜苦澀的葉，像是被黃昏曬醒一樣，第一次她覺得六點以後非常漫長。不僅來自於時間上的，更多是沒有目的的感受。按住綠芹細管狀的莖，刀剝，嘩啦啦地末花滾落砧板上，水滾了，氣泡膨脹的雜訊噙出一絲搗嘴的白煙。鹽倒是沒有聲音的，撒在素麵的結心處一瞬間就沒了蹤跡。趁麵體尚未軟去，她另起一只鍋燒熱，沙拉油鋪淋。她瘦雅而略黃的掌浮於炒鍋上試溫，僅一瞬便紅的出汗。可以了，紅蔥頭削過一圈圈油汪的浪，唰一聲香氣竄入鼻息，肉絲簾落，恰出金黃怡人的疤痕。長筷疾下，疏理麵紋，連麵帶水地澆亂煙花。


白胡椒與芥末吐霧，惹得眼鏡不清不楚，她夾起一口麵呼呼地吹涼，然視線實在太濁，筷功稍不精準麵體重跌湯面，隱約波花四起。圓圓的紅點啄在手背，疼出這房裡唯一的哎。

哎這聲，原是廷哥煩聽的，雖然他說這是不忍心的表現，但麗君清楚他就是煩。正如他說：讓我感覺好像虧待妳似的，我哪裡做不好嗎？妳可以說。

其實真正能說的又有什麼？一切的若即若離、似問非問，導向的即是廷哥心底唯一的答案。是的，她也不怪他，五月八就結婚十四年了，他就是這樣的個性，說好聽是擇善固執，說壞了就是不懂變通，一個人哪有說改就改的？

這點她再清楚不過。

雖喊哥，但其實是夫。認識廷哥時她不過十九歲，五專要



幾乎畢業了，當時的廣告設計科畢業程序繁重，成天在各式顏料畫版裡暈頭轉向。上了課得慌，下了課還得忙。閒暇讀幾篇文章，自己寫幾個字，也就權充舒心了。

當時彰化台鳳社區像座小山城般居高臨下，規整的樓房比鄰緊接，憑靠坡形成階建成，遠遠望去如同一巨蟲，蜷著身子朝山腳蔓延。同體同形，鄰居間關係也好，麗君猶記得每回放學下了公車，她從山底走上山，一路該跟多少街坊打招呼。

她與廷哥說起話的時刻普通到不值得紀念，不過是他抱著人家寄來的茭白筍分送鄰家，他說當時大家都笑著收下，而她偏偏說：我爸不在，放門口就好。那樣冷臉。

廷哥也是鄰居，比她大三歲有餘，兩家距離不過幾間樓。廷哥的樣子不算出眾，身材勻稱但總的來說不高，典型的國字臉，眉眼細窄，鼻頭塌在細雅的唇上略顯粗獷，總戴著一副圓形金邊的眼鏡。父母長期在外地工作，從小給外公婆帶大的。和自幼喪母的自己倒有點邊邊角角的相憐。說到親，他總說：血緣那種事情一點也靠不住，有情才是真的。又說：人如果缺愛就會找愛補，這是天性，也沒有一定要誰不可；妳沒媽也沒關係，我才像爸媽都沒了吧，真正的野孩子。

或許是他咀嚼情字的模樣真有點意思，亦或者某部分的自己正好被說服了。課餘時候她與廷哥見面的次數開始增加，喊他哥正有一種親近且陌生的意味，她不會說是愛，畢竟她不懂什麼是愛的，當時的她連初戀都沒有，找誰尋求答案呢？

可偏偏路就是往下走了。

尚未學作女人，尚未學做自己，她先學做母親。

麵盡，碗底有窪，她呼出一口氣。說起來，好像唯有這湯麵，是婚前學煮的。廷哥不喜吃麵，是天生的飯食主義者，連郁郁也學他爸一樣。這十幾年，她們家的餐桌隨她的廚藝百轉千迴，從罐頭配飯到功夫菜滿桌，也有點為人主婦大功造成的意味。

思及至此，她不禁想，是該打電話去問問，孩子在青春期的營養不能少的。手機電話撥號，響起一陣輕快流暢的鋼琴曲。廷哥又忘了，中達電信的答鈴專案沒有停掉就是一直付錢，真是。麗君口裡喃著不著邊際的話，卻無法阻止越跳越緊的心，這個時間，郁郁應該正在客廳寫功課，會來接電話吧？

「喂？麗君嗎？」廷哥的聲息不愠不火，平整地圈燙她的耳際。

她吞了吞唾沫：

「喂，郁郁吃飽了嗎？」

「噢。都吃飽了，我們今天吃巷口那家自助餐，郁去洗澡。」麗君試著忽視他語句裡一絲幾無可聞的失落，安靜幾秒，廷哥又繼續說道：

「那妳呢？妳吃飽了嗎？那邊住的還習慣？」

「我也吃飽了，隨便煮麵吃。住嗎，就是那樣，只要沒蚊子就蠻好的。郁郁功課寫完了嗎？要讓他先寫，不然晚點更偷懶。」

「都寫好了，我剛簽過名，今天作業少。」

廷哥長吸一口氣，話筒茲茲聲響如同揉碎舊報紙般紊亂。

「妳不是一直都不喜歡吃麵嗎？是不是買東西不方便？還是我開車帶妳去買，買一些囤著也好。」他的句子像是從喉頭緩緩擠出來似，既重又輕的。麗君明顯清楚知道他的羞赧，卻故作未聞，只是打了哈哈幾句。

「沒關係，我東西都還夠用，打給，打給你們就想問問吃飽了沒，跟郁郁講幾句。」

「還是我讓他洗完打給妳？要不今天回來睡一晚，跟郁看電視講話。」她沒有聽過廷哥這樣的聲音，像是低到整個身體的重心之外的訊號，顛巍巍的。她的耳朵似乎燙傷了，扎的她難以控制自己的牙關，她幾乎就要說好，說好，說好，說好。

「哥，沒關係，郁郁都國中了，不黏爸媽，我明天再去接他。」

「麗君。」她可以聽見電話那頭廷哥手指捏緊話筒的氣泡聲，但她只是繼續說：

「先這樣，我們週一見。」

麗君掛了電話，掛的唐突。忽然想起沒提醒來電答鈴的事，還是……

還是算了吧。還是，還是。這兩個字剛才廷哥這詞說了幾次？她聽得出隱蔽裡他的擔心，卻不願細想那到底是什麼心思，心頭頂上擔的又是什麼。相伴這麼久一段時間，基本的男主外女主內，他事業應酬忙得不可開交時，也是她負責操辦全家大小事，付錢收納消耗不斷輪迴，難不成只剩她一人便什麼也不會了嗎？他說這些話存心就在找茬。

是夜，她像什麼都做了，又像什麼都沒做。一個人從單人床的右半側緩慢地挪移到床央，感受床榻平均地裹著她的背部。檯燈熄滅後她總覺得溫度又降了半度，四周沒有任何動靜，原以為人多雜處的宿舍群斷無法徹底安靜，沒想到一入夜竟然這般死寂。她是個淺眠的人，以前恨不得廷哥睡了就跟死了一

樣，少跟人家學什麼打呼磨牙。但今天不知道為什麼，剩下自己的時候，她很渴望聽見一些聲音。睡意漸漸襲來，但腦子卻依舊胡思亂想著，她卻好像睡不去也醒不來。她開始點開手機，然後放下，反反覆覆，螢幕鬼火似的光逐漸塗滿她的臉，最後她心一橫，撥出了號碼。

電話那頭傳來一襲羊毛衣般輕實的話語。

「喂，請問哪裡找？」

麗君坐直了身，棉被從頸肩緩慢滑落，露出她月牙似的鎖骨。

「我是，我是麗君，台鳳跟你們住同排那個簡家的。」

「是是，我記得，張太太嘛！有什麼事情嗎？」

麗君咳了兩聲，將被褥向上提了點，圍在肩上，她說：

「沒有，就是我拿去那件洋裝嘛。」

「嘿，洋裝怎麼了嗎？」

「袖口那個地方，我想縫雙層袖，可以嗎？」

「當然，要什麼花樣？一定幫妳趕出來。」電話那頭朦朧的笑出聲，麗君聽到了紙張廝磨聲，還有原子筆彈尖的嗒「還是要拿樣式給妳看？」

「喂？喂？太太，有聽見嗎？」

「噢，不用了，就像妳們店裡的那盆小黃花吧，我看著很喜歡。」

「那盆花？這樣好嗎？」對方似乎有些遲疑。

「沒關係。」

「噢，洋裝，黃花，好。」又是原子筆的一聲嗒，把麗君敲的回神，她聽著彼方說好好好，那就這樣囉，週一拿衣服。她也跟著笑，週一見。

這一陣子，很多話都是用電話說的，說輕點是方便，說重了就是逃避。幾個小時以前，她看與裁縫店約的時間還久，猶豫幾分後，還是決定順道回老家看看。

真正看到父親也不知是多久以前了。上次透過電話聊天，她不過一句：爸，我，我沒跟冠廷住在一起了，有可能會離婚。便炸開了鍋。

妳跟他不是處得很好嗎？我怎麼都攔不住你們，現在怎麼又突然離婚？到今天父親的話還在她耳邊呢。然而她一時之間也沒法講清楚，只能說個性不合，再久就是浪費兩個人的日子。她儘量委婉但父親滿肚子氣從十幾年前吞到現在，恐怕不吐不快，一股腦通通砸到她心底：當初婚妳拚命要結，妳二阿姨三阿姨輪流勸，說妳年紀小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看的人又少會後悔的，妳怎麼也不聽；現在一句個性不合，妳看人家怎麼笑話我們家？我我我怎麼跟妳媽交代？

麗君並不想跟父親爭，她從來也沒想爭贏什麼，但說到母親份上，兩人的情緒是怎樣都好不起來了。母親不過生下她罷了，見都沒見過，要交代什麼？一個女人再怎麼沒責任，也要比一個死人承擔的多。她必定是一時氣得太厲害，才冷冷回那句：爸跟媽相處了幾年？怎麼懂個性不合。

啪一聲被父親摔斷了電話。

家門口的電鈴還是一樣在耳邊扯嗓，從小到大未差分毫。父親說那是與母親結婚那年裝的，再破也絕不肯換，就像他那張肅穆如撲克般的臉，也是一如既往。唯獨讓她吃驚的是父親的頭髮。銀蒼半居的短髮雖然造型俐落，但髮色明顯又白了許

多，甚至已經稱不上銀色了。

麗君總覺得他們之間凝著泛黑的雲霧，隨時都要落下大雨，但誰都不情願先當第一滴雨。要知道，第一滴雨總是最讓人厭煩的。

她想過父親會氣，卻也沒想過那麼氣。在撥話前她暗自許了好幾次願，只求父親的反應能讓她心安一點。沒想電話一講完，她反倒徹底失去信心，關於面對父親、面對母親、面對廷哥郁郁、面對自己。全無主意。

直到老漢綠底繡花的襯衫動了動，衫角一晃，讓出半條走道容她進去。她才低低喊了聲，爸。

沒有答話，坐回靠牆的太師椅，褪色的花襯衫倒與椅子的花樣彼此烘襯著。他啜了口茶：

「妳沒有鑰匙嗎？那個電鈴時靈時不靈的，妳在外面站整天我可能都不知道。」

「我沒帶到鑰匙，想說爸應該也在家。」

他倒了杯茶水遞給麗君，她喝了一口，唇緣好燙。

「聽妳上次說跑去上班了？今天怎麼有空回來？」

其實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回來，也許是為了給自己一個安心，抑或是給父親的，她隨口說道：


「今天排休，我想說去郭伯母那邊縫袖子，順便看看你。」

老漢閉著眼點著頭。

「我等等就走了。」

「郁郁呢？」

「他在冠廷那呀。」麗君隨口說著，感覺到父親的眼神忽



然轉過來，窗花斜落的光影於其面容雕上幾筆鮮豔，但仍見不到一點情緒的波動。

連忙又是低頭抿茶，她感到頭皮有些濕潤，像是雨水滲進天靈蓋似的，是不是太悶了，屋子裡怎麼有雨？

「夫妻關係親子關係，都很重要，妳自己想，不要什麼都突然決定，這樣不負責。」離開前父親重新給了她一把鑰匙，遠遠地送她離開「冠廷雖然沒什麼中用，但這幾年對妳也好，人嘛，穩穩定定才好。」

父親即使再熟什麼夫妻之道，這些年也早已模糊的差不多了，親子之情更不用說，名副其實的聯絡簿家長，簽了就算了，哪還有什麼多餘的關心。她甚至好長大段時間叛逆相信，自己不過就是母親的遺物罷了，僅具有某種紀念價值。比起自己究竟喜歡什麼，父親恐怕更在乎燒給母親的沉香夠不夠精純。

即使母親從來都不在她的生活裡，但她卻清楚知道那是個優雅且極為盛美的女人，而且永遠都不會改變。而身為她的女兒，她或許曾得一點半點遺傳，但媽媽氣沾染一久，天生麗質也敵不過後天失勢。

她有時會想，假如母親沒有離去，她有沒有機會與自己面臨同樣的狀況？這個假設有著妒忌，卻也有一點冀望，或許，母親願意聽她解釋的。

她心底的秘密，每解釋一次就讓她更懷疑自己，每懷疑一次她就越能感受自己切膚的折磨，如此漫長如此遙遠，哪裡如父親所斷言的突然？

她想起對廷哥提出離婚的那次是去年夏天，他正洗完澡捏

著啤酒罐看電視，她其實不過是一股衝動說出了口，幾乎下一秒就後悔萬分，但是看見廷哥對她的話恍若未聞，就像她說的不過是明天早餐要吃什麼這類的話時，她感覺自己好像無法控制自己了。她坐近到他身前，仔仔細細地把話再說了一次。他才略有意識地問道：怎麼了嗎？


怎麼了嗎？像是在問自己，也是在問她。他眼底流露的不可置信幾乎讓她不敢再說下去。雖然心虛但她死撐面子，說了很多無關重點的話，她繞過她們之間的關係，把家務雜事心煩心怨全講了一次。最後她說：感覺我們不合適，再下去也是折磨，離婚好了吧。

當時她也知道，十多年的婚姻除了能驗證個性不合；當然也能證明兩人天作之合。所以她可以理解廷哥當下什麼也沒說。

但她沒意料到的是，深夜睡前，廷哥忽然一反常態地鑽進了她的被窩。她們雖然共睡一張床，但一向都是各睡各的，頂多簡單地吻一下。因此當男人陌生熟悉的氣味火急火燎燒起時，周圍的氣味聲音光線已從她的官能全面撤退，取而代之的是闖進她的靈魂不斷顫慄。廷哥說：我錯了，對不起，原諒我。那是他唯一說的一句話，也是他唯一說錯的話。

麗君還來不及思考他究竟錯了什麼，腦袋已經接收到了男人精準柔緻的動作，輕暖地剝去她的皮她的骨，衣服褪去的聲音就像蟬唧一瞬，整個身體空空白白的。他啊，在找她的心。

也許她真有那麼一瞬間想掏出她的所有，但命運並不允許，從那年他們共看一場電影，她赴廷哥邀約去他家作客那日便是了。她含羞草似的葉蕊尚未盛開就已經枯萎。幾乎是邊哭邊求地將廷哥推得遠遠的。



要是她可以冷靜地解釋：性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身體再溫暖都只是暫時的。恐怕連她自己都會相信這樣的說法，可她只是不斷哭，哭得全身顫抖。

廷哥似乎也被嚇傻了，想著安慰她卻又滿口妳，我，妳，我不成章法，話說得顛三倒四，恨不得將她抱在懷裡安慰，可手才伸出又被心魔嚇的縮回，沒有燈的臥室裡佈滿了大片陰影。

這十幾年的時間，他也知道麗君對這檔事的冷感，這麼多年他也沒有勉強她什麼，畢竟結婚前就有了郁郁好像就已經給足了交代。他從來沒有設想過關於麗君的其他可能，即使有他也不會承認的，他所認知的世界沒有這些概念。

但此時此刻看麗君聲嘶力竭的模樣，那股情緒張弛於飽滿的血肉之上，叫他怎麼騙自己說這個女人真的對於情或性毫無興趣呢？

麗君自己也清楚的很，其實這件事情的原委根本無關什麼愛情不愛情的，可除了用情字說理，又有什麼能為她把這一切解釋清楚？

她當然知道廷哥想問什麼，或者是說，她也很想問自己。這麼多年，難道沒有任何跡象嗎？其實她對自己也有過無數次的懷疑，即使她某個層面也跟廷哥抱持著一樣的想法，不相信這種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但某些瞬間總是會將她的信念擠出一點痕跡。

作家庭主婦後她很少見外人了，照顧丈夫孩子的瑣碎事務已經塞滿她的生活，當然沒有任何心亂的機會。可當她初次見到那個女人的時候，她的心確實產生了無法清楚描述的波動。

當天她抱著郁郁的牛仔褲走進裁縫店，卻沒見到熟悉的郭伯母，反倒是一張生面孔笑著說歡迎光臨。後來才知道她是郭伯母的姪女，從小到大都住在台北，現在因為某些原因，搬過來跟郭伯母一起住。


某些原因她後來也知道了，跟談了好幾年感情的男友鬧分手，躲到這裡散心。聽說她以前就跟郭伯母學過裁縫技術，重拾技藝的過程還有點憶青春的溫馨。

雖然她們倆差不多年紀，但沒有一點相似。那女人身型窈窕，宛如貓一樣的弓身帶有種野性的魅力，一頭烏髮總縮在腦後成髻，垂落的幾分瀏海隨著俐落的動作左舞右亂，倒有點俏皮。最讓人注意的是，明明女人麥色皮膚健康的不如印象中的北部人，眼底漆黑的暴風雨卻著實有種大城市的陰翳。

麗君對她的想法並不複雜，簡單來說是想見她，想跟她分享一些沒辦法告訴廷哥的事情。雖然一個女人找另一個女人閒話家常並沒有什麼，但麗君總覺得心虛，就像是有座檻跨不過去一樣，非要找到正當理由才肯上門。她總是挑廷哥上班郁郁上課的時間，幾天幾回的拿家中破損的衣褲前去縫補，等到補到發現不能再補，她就回老家把母親的舊衣服搬來，不只搬，她同時也穿，她發現自己開始在乎自己在別人眼中的樣子，甚至還學了化妝。

有幾次女人不在，郭伯母接過她帶來的衣服還笑著說：這免補啦。

她與女人並沒有發展出什麼超出常人的情誼，或者是說麗君壓根沒想到還有什麼異常的情誼得以發展，每回見面女人喊她張太太，麗君則說，我又來縫東西了。兩人偶爾閒談幾句也就差不多了，連交心的意味都聞不出來。



最親近的一次恐怕是那次吧，麗君話不小心說多了，說起小時候母親的舊友來跟父親借母親的禮服，想在婚禮上穿，權作個紀念。她帶著那個阿姨上樓去母親的衣櫃，自己在門外等待。然而她卻不小心撞見阿姨將頭埋在母親的衣服裡。

說不定是有什麼怪味吧，麗君說，我還記得那件禮服是蕾絲魚尾，紫色的。

蕾絲的，如果壞了真不好修，女人說。

麗君總感覺自己在女人身上找一點什麼，具體來說她也不曉得目的物，但在這一段屬於她的秘密時光裡，她至少開始懂得尋找了。

週六是郁郁來跟她住的日子。麗君原想過去大樓那邊接兒子，省得跟廷哥見面彼此尷尬，但廷哥堅持東西太多，需要開車送孩子一程。

一個孩子而已能有什麼東西呢？以前的她必然會這樣想，就像協議分居時她也沒想到自己放在家裡的東西會這麼多。原來一個人的累積竟是無法輕易察覺的嗎？

她妥協了。

提及離婚後。麗君清楚知道廷哥連續失眠好幾夜，那幾個月，他天天加班，天天避她，與其說是避她，更像是將她透明化一般。凝滯的關係讓她整個身心都垮了，連月事也停了下來。

再過來幾個月，關係有了點活水，換成她開始避他。但她避開的則是他刻意為之的溫柔，照三餐的問候她一點都不敢接受，肢體接觸更是能避就避。這你一來我一往的閃避終讓她們彼此間有了點默契，對話開始無限趨向於郁郁的身上。

雖說是關於兒子，但她能說的也不多。房子、車、其他資產，該拿的她可以少拿一點，不該拿的她絕不要，法院什麼的，求求你別說了吧。她想讓這件事儘量小點，她們之間的事越小，放在郁郁上便更輕如鴻毛。她是這樣想的。

她妥協了。

郁郁這孩子長得像廷哥這是親戚朋友公認的。只是比起他的父親，他的書卷氣更重。更有一種無法言喻的清瘦——清朗瘦小，聽說他們班的班導幫他取了個綽號。

「老師說我像課本裡走出來的人一樣，叫我憂鬱小生。」郁郁那天回家笑著跟她還有廷哥說著，小小的臉咧的如貓咪般，哪有什麼憂鬱氛圍。

後來她才發現，那班導說的是真的，但憂鬱不是從課本裡來的。

「這裡女生宿舍，郁郁一個孩子就算了，你，你別進來了。」廷哥遲疑片刻，點了點頭。她轉身要走，卻又被他緊緊的抱了一下。

「啊，麗君，抱歉。」鬆了手之後廷哥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她。然而她也只是吞吞口水，回了句：

「你，你少喝點酒，對身體不好。」裝作一臉沒事的樣子。

她跟郁郁目送廷哥離去後朝房間走去。兒子從小六之後就不給她牽手了。雖說孩子本來就該學著長大，但長著長著，一下又長得太快。比起同年齡的孩子雖然矮上幾分，但比起曾經

躺在她懷底的嬰兒差得卻不止一點半點。

看著他略顯駝背的身影，她蹙起眉頭，記得姿勢她以前每天盯，但現在看起來卻比她印象中的還糟糕，麗君想提醒，想想又算了。

搶著兒子幾步，她上前開了門，一眼望去確定收拾妥當，是了，小桌那條紅絲絨餐巾收了，電視上成排的凱蒂貓公仔收了，化妝台稀少的幾瓶粉底液也都被她收得乾淨。啊，那幾支唇彩，不對，收起來了。

空氣裡僅有一股中藥氣，嚐在舌尖又素又苦，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了。

「郁郁，先去洗手，然後來喝轉骨湯。」她把溫在小鍋裡的褐色湯藥盛了一碗，挨在小桌旁。

郁郁喔了一聲，然後水聲響，腳步聲響。兒子端過湯稀噲稀噲地喝了起來。麗君看著兒子略皺的眉，心想這藥聞著就苦，下次看怎麼煮會好點。想著，周遭一下好像太安靜了，她跪坐桌邊打開電視，兩個人整潔的背景疊上一層綜藝談話聲，很快，又會再疊上一層西曬冷去的藍夜。

「你們今天去哪裡玩？」

「早上爸帶我去爬山，吃了杏鮑菇還有芋圓，下午去綠園道那邊。」

「綠園道，逛市集嗎？上次去還蠻多東西的。」

「沒有逛，那邊有藝人在唱歌，我們去聽，買了珍奶喝。」

「你跟你爸自己去會不會無聊？」她點著遙控器轉了幾台，看著郁郁把湯碗推到了一邊。

「還好。」男孩將舌頭微微吐出，喝了一口水「爸本來說

要來載妳，可是怕妳在忙。」

麗君正要開口說自己不忙，但話一出口，卻又變成：

「你爸說我在忙什麼？他有說嗎？」

「沒有。」郁郁將目光對摺，輕瞥了一眼麗君，然後又喝了一大口水，用白開水漱著口。

「家裡最近有客人嗎？」她看著兒子跑去流理台把水吐了，回到桌旁抱起書包伸手翻出幾本習作跟鉛筆盒，眼睛好像刻意避開她似的。

「姑姑有拿菜包還有虱目魚丸來，爸有說要拿給妳，在那個紅提袋。」男孩歪著腦袋，開始細細地端詳題本上的文字。

只有姑姑來。她嘆了口氣。隨手將習作上的橡皮擦屑用衛生紙包起來。拉起責聲道：

「作業還沒寫完嗎？」

「嗯，禮拜一前寫完就好了。」郁郁側過腦袋，將習作的另半面折起前後對照閱讀測驗，一疊紙將她隔在了世界以外。

她的肩膀向內一拗一慫，然後又慢慢地挺了起來，她感覺自己一直在問問題，郁的媽真的是耐不住問問題的責任。她把口裡的痰清掉，站起身把電視關掉。掉頭進了廚房。

「媽先去煮飯，你寫完我們來吃飯。今天煮番茄豆腐、瓜仔肉、炒米粉好不好？」

說到菜色，郁郁的眼睛又從書側升起，東陽似地曬曬。雖說依然只回了嗯，但終究精神多了。

睡前郁郁洗澡之後她幫著吹乾頭髮。低聲囑咐：你先進去，睡媽的床上噢，藍色那條被子給你蓋，我換新被套了。然後她回到流理台前收拾整理，微笑的唇角面對幾乎吃淨的碗盤高高

翹起如同貓的觸鬚。

紅黃綠青的殘渣困在水槽濾網，隨著她傾倒的鍋裡水半浮半沉，怪譎的畫面裹進混濁的食物香氣中，她感覺眼睛吃到了一點苦味。

盤收，水停，四周一靜下來，她的觸鬚又垂歸平靜。

想來今天早起又東奔西走，孩子也累了，她站在這裡就已經聽到了淺淺的打呼聲。她特意開門查看郁郁側身蜷起的睡姿，盡力不要讓門發出聲音。

闔門，她回到客廳的小桌旁，一盞橘紅的小夜燈，悠悠地把她照成另一隻黑色的人。這個宿舍群真的好安靜，靜到心臟聲都聽得到。黑色的人動作很小心，卻免不了活生生的巨大，趁著她一不注意，拉開兒子的書包拉鍊，將習作簿一本一本抽出來放在地上，雙手捧起鉛筆盒避免發出聲音。它的身手靈活如閃電，一下便把整個書包清了個大半，然後慢慢地從內裏夾層揀出一本密碼日記。與尋常種類不同，這種筆記本必須要在右側十個圓形鈕找到三個設定的卡榫才有辦法開啟。

噠，噠，噠。卡榫的彈跳聲依序響起，好像一座失修的齒輪工程開始運轉，許多畫面浮現在她的腦中。

過去廷哥上班的日子，大多數還是她與郁郁相處的多，一家人這種時候宛若亦敵亦友的緊張關係，為了維繫家的平衡，彼此試探，虛虛實實。但事情往往過於刻意便無法知悉，不經意的卻柳暗花明。

那是一個早晨，她在陽台手洗棉被，電話響了一陣又停了下來。她擦手，想著要回撥，一不小心卻按到了重撥鍵。其實

這本來也是小事一樁，但當她聽見那個女人的聲音時，她的冷汗幾乎是掉出毛孔的。霎時間，一整件濕漉漉的外衣死黏在她的身上，道德家庭自持什麼的，箍住了她的腦袋。

她忙不迭地說打錯了。

昨天廷哥醉的一回家就悶頭呼呼大睡，而她自己也從不用家電撥這支電話。那麼，是郁郁嗎？她最害怕的事還是發生了。她第一時間感覺到非常憤怒，廷哥在她提出離婚後，問她是不是生病了？她也是這樣憤怒的。

身為孩子的父親，他怎麼能出此下策，怎能讓郁郁承受他這個年紀不該承受的？難道廷哥真的希望這個家從此支離破碎嗎？當時她多想立刻打電話給出差的廷哥，用盡一切力氣地咆哮指責。但，她要怎麼開始這個話題呢。

然後她聞到了匱乏。如同廷哥小聲問她：那妳是不是從頭到尾都沒有愛過我，妳是不是沒有能力愛我？身為孩子的父親，他的問法真像小孩。

然後她忽然發現了，真正讓家破碎的，好像是她自己。

記得那時候已經可以看見男孩初顯的喉結，唇緣零碎的鬍鬚更是她幾天就要提醒一次刮掉。她很怕兒子即將就要長成她無法理解的種族，所以她把腦筋動到了兒子的日記本上。

彼時她也是像現在這樣看著眼前的日記發抖。距離那件事已經過了許久，她選擇跟其他人一樣（即使她不知道其他人有誰）將這個秘密封於心底，但是到了這個時間點，她又忽然踮躅起來，也不知道她的舉動究竟出自於堅定亦或不安。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悄悄將日記闔起，在昏黃的燈光中伸

出手臂的陰影，將其放回書包底層。她將書包內灑滿的筆芯屑清了出來，一一將雜亂的通知單還有學習單摺疊整齊。

洗澡，換上睡衣，睡前她腦海中的最後想到的一件事是晚飯後她跟郁郁一起看的 HBO 電影台，強尼戴普主演的神鬼奇航都重播數十次了，幾部曲輪流上陣，時間簡直像被倒錯了般，死的人突然活了，活的人又已經死了。那樣拙劣的時光沙漏，她雖看著膩，但一旁的男孩看得如此津津有味，她也不禁享受到了幾分樂趣，甚至有點希望電影就這樣不要結束了。

週一清晨她做了早餐給郁郁吃，簡單的培根蛋餅在小小一間房也是香氣濃郁的。陽光尚懶，一切溫良清靜，她帶著兒子前去牽機車。

路上迎面而來一群說笑的女孩，眼看是要往工廠的方向去。她想到之前郁郁曾說，媽妳住的這裡怎麼只有女生，她回答：對啊，這裡限女生住，所以等你長大一點你就不能來了。但看著兒子有些不情願的樣子，她又補充：你是媽的小孩，還是可以來。

送郁郁上學之後，她在路邊用小鏡子化了簡單的妝，往台鳳的方向過去，停在那間外面用壓克力板寫著繡學號、學生制服的小店。

自從她發現了那通電話以後，她彷彿被澆了冷水般不再前來，雖然分居的計畫依然推進著，但與這裡全然無半點關係了。直到這幾天，她才惦記著要來看一看，便送了洋裝來整理。

「張太太很早耶。」女人笑著迎她。

「送孩子去上課完沒什麼事，就先來了。」麗君眼睛眨了

幾下，女人今天沒有縮起頭髮，及肩的黑將其臉部的輪廓襯托得更加明朗。

「真是恰好，要是再晚點，可能要請姑姑拿給妳了。」

女人點了點頭，轉身潛進一堆用塑膠包紙收納的衣服堆取出其中一件。素色的白洋裝色純可人，剪裁秀緻。本來簡樸的袖口縫上了另一層布料，橙果般金黃的縫線兜出幾朵洋氣的花蕊，車縫的技術果然還是好，看不出什麼違和感。

「看看這邊，袖摺我重新整理過了，這樣縫雙層袖比較不會奇怪。我先幫妳燙過，妳要穿以前也可以用熨斗再燙一次。」

麗君接過洋裝，眼神來回端詳，順口說：

「妳剛剛說……妳要出門嗎？」

女人朝門外看了一眼，又把視線轉回麗君身上，輕輕矮下身，略神秘兮兮地說：

「我跟他復合了，他跟我求婚。」

麗君抬頭看向女人，指甲刮過金黃的縫紉線喀喀的響，留了幾個月的指甲被她摳出一點白灰。她咬咬下唇，而後唇線挑起，帶著肉齷輕輕地笑亮了牙。

「妳倒是淡定，要是姑姑知道了，又要唸我，不是不愛嗎，不愛結那個婚幹嘛？」

麗君笑喘了氣，臉色逐漸回歸平靜，她將洋裝抱進了懷裡，輕聲說：

「是啊，沒有愛哪結得了婚，這可是大事呢。」那可不是一張紙結了離了就能改變的事，她頓了頓「什麼時候的事情？」

「就幾個月前，他來找我，順理成章的……啊！」女人將一絲髮尾撩到耳後，在說到幾個月前時她忽然一個激靈「張太

太，說到幾個月，還有件事情。」

「什麼？」

只見女人又轉身潛入那衣服堆，這次則是取出一件荷葉花樣的綾羅連身裙。對女人來說也許很陌生，但對她來說是再熟悉不過了，這是她從前常穿的衣服，但後來嫌其老氣，就沒怎麼穿了，而且。

看著麗君嘴裡含著話又沒說，女人先開了口道：

「真是糟糕，幾個月前有個孩子打電話來，說要媽媽縫衣服。我仔細問了一下才知道是妳兒子，他說補好以後妳去的時候就給妳。」女人說著，歉意地垂下眼臉「恰好那天收衣服的可能不是姑姑，他沒說，偏偏我又忘了，這件裙子就夾在最下面好久，妳後來好像很久沒來吧？前兩天看到妳，我才熊熊想起來。」

麗君噢了一聲，腦袋裡好像多了很多雜訊，卻怎樣也理不清楚。她繼續聽女人說，妳這件裙子怎麼弄的啊，袖口都被剪成這樣了，我已經補得差不多了，只是想妳來的時候比一下妳的手再收針。來，張太太，借一下手。

她把手給了出去。女人襲來的花香露水的味道綿綿地滑過她的靜脈。袖子套在手腕處真像井底望出去的天，針與線擦得很輕，彷彿汗毛沾在皮膚上似的。為了方便她處理，麗君整個人是凝滯的，她的世界好像只有針還會動，穿去引來，幾分幾秒過去了；她忽然想提起昨天的夢來化解這尷尬的氣氛，她夢見一個十八歲的少女跟男友一起去看了場電影，那天有下雨，結束後她們禮貌擁抱各自離去。究竟看了什麼電影，好像也不記得了。只記得電影裡的人也是如針這般遊蕩盤旋。女人整個

人繞到了她身後，將她的手腕枕於其手背，這個天氣果然還是有點悶，汗珠滴了一兩顆吧。她有時候會有很亂的想法，想著針那麼細，線那麼柔，要怎麼包住一個人？此刻她又開始亂想了，看著細弱的針，隱約好像扎到了某個夜裡，一個男孩躲在門的縫隙，看著母親從衣櫃的抽屜摸出一件衣裙，摩挲，像是撫摸一隻動物般摩挲，那必然沒有任何惡意，沒有任何恐懼。男孩看著母親拿起剪刀剪了幾下，而後打開手機又放下，母親的臉真迷惘啊。

針收了，溫熱的呼吸一下消失殆盡。女人說了好，把她找回了現實。

「好了，張太太，衣服我幫妳包起來嗎？」

「啊，等等，我跟妳借個廁所好不好，我想換衣服。」

「好啊，等等要去哪裡嗎？是約會嗎？」女人揚起了眉毛，手指指向櫃檯的另一側走廊「第一間，燈我幫妳開。」

「沒有，就是去辦點事情。」

十點左右，麗君正從裁縫店離去，推門時風鈴禁不住地響，耳邊女人的奉承話殘留，張太太，妳好像比之前更漂亮啦。

她一邊思忖戶政事務所到底哪條路比較近，一邊走到了摩托車旁。三月天總是這樣善變，清晨陽光尚煦，此刻又變天了，傍晚接郁郁的時候記得多帶一件。

舉起手甩了甩袖子，袖口重新拼織的荷葉不經意地圈起了天，陰雲繾綣處，一絲遼遠的光扎了眼，她發動引擎。